

谁家粉本

吴冠中 著

四川美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丁 黎

封面设计：文小牛

版面设计：叶 兵

谁 家 粉 本

吴冠中 著

*

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7.75插页4字数136千

1987年9月第一版 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310册

ISBN7—5410—0060—4/J·60

统一书号：8373·1107 定价：2.00元

出版说明

“画家论画”丛书是一套美术理论丛书，收入我国当代著名画家和美术理论家的著作。画家有艺术实践，他们谈艺论画切合实际，格外真切生动；理论家有系统化的理论，他们评画论理，直探艺术本质和规律性问题，都可给读者以启示和教益。

“画家论画”丛书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展示当代画家和美术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包括对美术理论问题的探讨，对中外美术史的研究，以及对中外美术作品的评介等，着眼于中国美术、当代美术。同时，也兼容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论著，包括一些有争议的文章，以利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我国美术理论研究和繁荣社会主义美术。

前 言

朋友们隔一段日子相见便有许多话要说。天天生活在一起的夫妻，柴米油盐老一套，本无可谈，但夜来人静，也总会议论每天的所见所闻。事态天天变，月月变，年年变，回顾几年前的事，虽可说仿佛昨日，也可谓犹如隔世了。

感谢中央美术学院传达室的同志经常给我转信，因许多不相识的人给我的信往往寄到美院去，以为我这个老画家在美院任教，其实我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并已是届退休之年的教授了，长期来给学工艺的学生教点绘画基础，自己对工艺是外行。我确乎在美术学院任过教，那是三十余年前的事了，当时三十来岁的我刚刚从法国留学返国，一股热忱想将从西

方学来的形式规律教给我更年轻的大学生。讲得多，便被批得很，我被视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堡垒，调离了美术学院。此后，在艺术道路中辗转流迁，最后寄寓、落脚到了工艺美术学院。回忆往事，感谢张仃同志对我的理解，承他收容，他当时是工艺美院的院长。我在个人艺术实践中竭力探索自己的所思所求，但教学中也仍不自觉地、含蓄地、隐隐地、偷偷地、得意忘形时甚至公然地“宣扬资产阶级形式主义”，惊弓之鸟没有记性！直到粉碎了四人帮，批极左思潮，文艺得解放，我才心情舒畅地在各种场合畅谈自己的艺术观及发自内心的感受，这些观点和感受大都已收集在《东寻西找集》、《风筝不断线》及《天南地北》中。

话似乎已说尽，将退休之人可以缄默、安享晚年了吧！不，形势在不断发展，新的兴奋、新的欢乐、以及新困难、新忧虑、新希望层出不穷，我依然常感到要说、要写。老头儿了，僵化了，保守了，与年轻人有了较大的差距吧，这又何妨，无老枝又怎能衬托新芽的茁壮呢。活着，我永远作画，论画，于是又诞生了这集《谁家粉本》。

我感谢予我以发表自由的许多报刊。四川美术出版社连续编印我的文集，尤其令我衷心铭感！

目 录

前言

谁家粉本·····	(1)
名山与名家·····	(4)
宣纸恋·····	(7)
真假牡丹争妍·····	(10)
财和命·····	(13)
陪读及其他·····	(16)
可怜祥林嫂·····	(18)
草坪·····	(21)
大宅·····	(23)
周庄眼中钉·····	(26)
美盲要比文盲多·····	(29)
投宿·····	(32)
外行看时装·····	(35)

致青年同行们·····	(39)
评选日记·····	(47)
师生对话·····	(60)
香山思绪	
——绘事随笔·····	(72)
长江三峡与鲁迅故乡	
——创作回忆·····	(80)
晚晴天气说画图·····	(85)
扑朔迷离意境美·····	(95)
无心插柳柳成荫	
——中国画创新杂谈·····	(99)
是非得失文人画·····	(104)
林风眠新作·····	(109)
苏州画家恋水乡	
——杨明义的画境·····	(112)
从林晓引起的思考·····	(115)
时代的骄子 艺术的浪子	
——谈为油画苦战的几位猛士·····	(118)
《刘国松画集》序·····	(124)
《刘巨德等人体速写集》序·····	(129)
《杨廷文画集》序·····	(133)

《绘画构图学》序·····	(136)
《深圳艺术节画册》序·····	(139)
致读者(画册后记)·····	(141)
水墨行程十年·····	(144)
深巷酒香北武当·····	(149)
我与花溪·····	(153)
寄语新疆·····	(157)
风光风情说乌江·····	(159)
竹海行·····	(166)
长汀短记·····	(171)
佛国人间	
——游五台山杂感·····	(176)
深山闹市九寨沟·····	(179)
说天池·····	(182)
香港艺术节散记·····	(185)
看艺术拍卖·····	(190)
三看香港·····	(193)
走马京都·····	(204)
友情画意溢京华	
——贺法国近代艺术展览·····	(204)

晓月.....(207) ▶

昨天的诗.....(209) ▶

水乡青草育童年.....(211) ▶

谁家粉本

南方讲究的高屋大宅前，总竖一堵素白的照壁；北方农村的小院里，也往往在门口立一小小的照壁。这照壁粉刷成醒目的素白，当照壁下那石榴或大丽菊开出红艳艳的花朵时，这壁之“素白”更显得格外珍贵。我们艺术院校的学生下乡住在老乡家，每见那素白的照壁，多漂亮的一块现成画布啊，手痒痒，就想往上挥毫画点什么，但房主人不答应。主人是有审美见解的，大跃进那年月，诗画满墙，花里胡哨，他的墙被涂过多次了。

画家还是要寻找挥毫的墙壁的，“寻墙记”一类故事叙述了壁画家的苦恼。画家的职业本来就是附属于墙面的，有了墙面人们才想起画家。随着雨后春笋般矗立

起来的高楼大厦，中国的壁画在八十年代获得了新生，多值得庆幸啊！在那些厅、堂、馆、廊空荡荡的巨大墙面上，创作一幅高质量的壁画，引人们进入崇高的艺术境界，这是文明水平的一种标志。但也很容易产生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情况。我见过一些艺术水平很低的劣质壁画，有的是陶瓷镶嵌之类制作的，工本高，毁也不易毁掉。有的是根本不宜搞壁画的墙面被硬塞上一幅壁画，实在是污染了壁面，常令我想起农村那位反对画他家小院照壁的有审美眼力的主人。

科学会堂、体育馆、音乐厅、宴会厅、机场、地铁……根据不同场所及室内或室外的不同环境，壁画的风格应是多种多样的。一幅成功的理想壁画是特定的环境气氛中诞生的独生子女，如被搬了家，它会患怀乡病而憔悴！然而不少壁画稿正在被模仿、抄袭，从南方旅行到北方，你将在车站、宾馆等处见到似曾相识的壁画。

“传移模写”绝不是创造！一般讲，壁画偏装饰性，因之画面大都喜欢布得密密层层，整块墙面远看便成了图案之墙、织锦之墙、灰暗之墙。我决非反对饱满、稠密、复杂、错综的画面，只是感到简约、概括、大写意的手法，同样可镇坐那巨幅画面。壁画无须一家脸谱。

风格无处借，它是树，是从幼苗成长的，它长期吸收雨露阳光的滋养，屡经风雪的摧残。不是所有的树苗都能长成大树的，更不可能在数日、数月、或三、五年

内便长成大树，这是艺术规律，也是生命的规律。真正的艺术是具有生命的，许多技法、工艺、手法被革新了，发现了，这大大促进了艺术的创新，标志着艺术也进入了突飞猛进的新时代，应向勇于革新的年轻一代致敬。但不宜将技法创新与艺术风格等同起来。常见报道某些技法时，往往夸大为艺术上的突出成就，大概颇有人想一举而获艺术上的惊人成功吧！

（原载《北京晚报》1984年11月1日
及《新华文摘》1985年1月号）

名山与名家

“黄山归来不看岳”，徐霞客通过实践，作出了对名山的独特评价。他是科学家，未染文艺评论中一味吹捧的习气，敢于“贬”五岳。我到过泰山、华山和衡山，虽也觉得这些山的景色都不错，各有特色，但比之云、贵、川、藏地区崇山峻岭的气势和风光，都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为什么五岳曾享有特高的声誉呢，那是由于它们盘踞了要路津，在那交通闭塞、见闻狭窄的时代，便以高山的姿态傲视丘陵。泰山几乎成了高、重、大的象征，山上刻满了历代文士官员们的颂词，有真有文彩的，也有装风雅的，都夸耀泰山之巍峨。比之徐霞客，他们都显得孤陋寡闻，山东的孔子如果见了珠穆朗玛峰，当愧于

说登泰山而小天下了！

从五岳联想到不久前有人对唐代四大书法家的讨论。这四大书法家是哪几位，我们在中、小学时代考试中的正确答案是：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及虞世南，尤其颜和柳的字帖是必须临摹的，大家更为熟知。我们似乎有一个“凑数”的传统：八大家、四才子、七侠五义、三教九流……我倒并非一概反对凑数，如七君子、狼牙山五壮士，都非常确切。但更多的情况是在不很确切的情况下也硬凑数，难怪引起看法的纷争。争论倒不是坏事，坏就坏在凑了个数，无异灌输一种成见，易束缚人们自己的判断力。我前半辈子只知道唐代四大书法家，后半辈子才惊讶怀素和张旭的才华，看来不宜囿于别人规定的几大家的说法。

名家，有确有真才实学的，也有欺世盗名的。倒是不少有杰出成就者默默无闻，往往等三十、五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后才被人们发现。是群众暂时不理解吧？也许。既然有大量的吹捧，群众便容易崇拜一时显赫的“名家”、得宠的名家，如宋代的院体派画家、清代的四王、外国的官方院士等等。显赫的名家的威势遮掩了人们的耳目，令人失去了比较和识别的机会，有的“名家”确乎成了文化前进的绊脚石。

我并非有意贬五岳，更非存心反对名副其实的¹名家，只确确凿凿感到时代在前进，人们的洞察力和识别

力在迅速提高，真真正正的名家在陆续被发现。法国的权威词典拉鲁斯每年出新版，不断以新的知识修改旧的成见。名家，永远被时代考验，接受新的甄别和评价。

（原载《北京晚报》1984年9月6日）

宣 纸 恋

今年春天，到黄山脚下的泾川山庄参加油画讨论会，在关于油画吸取外来又走向世界的热烈讨论中，我挤时间去附近乌汐宣纸厂参观，念念于宣纸的故里老家。厂里人说曾有一位著名的老画家来厂参观，到厂后他请齐了厂里的老师傅们，向他们深深鞠了三个躬，他一生艺术探索中的成、败、苦、乐往往是同宣纸的性能紧密联系着的。

泉水淙淙的偏僻山坳里的这家宣纸厂，厂史可追溯到宋代末年，如今有七百多工作人员，年产三百多吨纸。宣纸是中国水墨画的温床。未曾有宣纸，中国水墨画及书法史将是怎样的面目呢？农民爱水田，画家惜宣纸。前几年宣纸缺货，传说是外

国人买去作擦餐具纸了，不知是真是假，引起了画家们的感慨与愤怒。厂房四周的山坡上晾满了稻草，那是宣纸的粮食，须选一米以上的高干稻草，久久曝晒在阳光下自然漂白。山坳里长满了野生的和人工种植的灌木青檀，青檀皮也是宣纸的主要粮食，亦即净皮宣纸之皮之由来。草和皮都需经过保存、吸潮、腐烂等等阶段，配料的分寸及其复杂性更决定纸的性能，这直接影响到书画家的胃口和作品的特色。配纸浆及用漉网从浆里捞纸等一系列的生产过程都是水中作业，工人们虽着深靴，仍都免不了关节炎等职业病。捞出的纸被积压成一筐筐白色的糕，也象一箱箱的大块豆腐，被挤尽水份，就更象豆腐了。从豆腐上灵巧地揭出一片片极薄的半透明湿纸，贴到烘干墙面上，在挥发着热蒸气的云雾中显现出洁白平坦的真容。宣纸诞生了，这滋润、宽畅的处女地真诱人，诱惑画家和书法家们将大量乌黑的浓墨泼上去，挥毫、奔驰，出神入化于浓淡沉浮的宇宙中！黑白之相搏，相咬；浓淡之相竞，相渗；偶然性与必然性在棉质的差异中变幻……都是绘画，都是宣纸这一特殊材料所引发的绘画特色。

中国画家溺爱宣纸，控制宣纸性能的技巧便也成了中国绘画之特色。但过份依赖这种特色便作茧自缚，缩小了绘画的天地。宣纸的容量有多大？有限也无限。前年美国一位名版画家到宣纸厂根据自己的要求将多层宣